

曾文正公家訓

曾文正公家訓卷下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蕭開二來接爾正月初五日稟得知家中平安羅太親翁仙逝當寄奠儀五十金祭幛一軸下次付回羅婿性情可慮然此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吾於諸女妝奩甚薄然

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目下陳家微窘袁家羅家并不憂貧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鮑春霆正月初六日涇縣一戰後各處未再開仗春霆營士氣復旺米糧亦足應可再振僞忠王復派賊數萬續渡江北非希庵與江味根等來恐難得手余牙疼大愈日內將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泥汊舟次

字諭紀澤二月二十一日在運漕行次接爾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日兩稟并澄叔兩信具悉家中五宅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時均當完畢爾在團山背橋上跌而不傷極幸極幸

聞爾母與潁叔之意欲修石橋爾寫稟來由營付歸可也禮云
道而不徑母而不游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
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論騎馬均須下而步行吾本意
欲爾來營見面因遠道風波之險不復望爾前來且待九月霜
降水落風濤性定再行寄諭定奪目下爾在家飽看羣書兼持
門戶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爾切莫錯過此等好
光陰也余以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沿途閱看金柱關東西
梁山裕溪口運漕無爲州等處軍心均屬穩固布置亦尚安當
惟兵力處處單薄不知足以禦賊否余再至青陽一行月杪卽
可還省南岸近亦喫緊廣匪兩股竄撲徽州古賴等股竄擾青

陽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營一飽殊爲可慮澄叔不願受沅之
貲封余當寄信至京停止此舉以成澄志爾讀書有恆余歡慰
之至第所閱日博亦須劄記一二條以自考證腳步近稍穩重
否常常留心此囑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字詠紀澤接爾二月十三日稟并聞人賦一首具悉家中各宅
平安爾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
之門徑欣慰無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
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
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

不解私竊有志欲以載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
晉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章亦通兩漢潘陸不及也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
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卽日當批改付歸爾旣得此津
筏以後更當專心壹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
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
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
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
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
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
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

矣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無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徐哀江南賦

庚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

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

形勢敘見方輿紀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者亦不必讀以上所

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

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爾擬以四月來院余亦甚望爾來

教爾以文惟長江風波頗不放心又恐往返途中拋荒學業爾

稟請爾母及澄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則只帶袁壻及金二甥同

來如八九月起程則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來到皖住數月
孰歸孰留再行商酌目下皖北賊犯湖北皖南賊犯江西今年
上半年必不安靜下半年或當稍勝爾若於四月來謁舟中宜
十分穩慎如八月來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

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頃接爾稟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
二信同日到家季叔與伯姑母葬事皆已辦妥爾自緒山歸來
俗務應稍減少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惟石澗埠毛竹丹劉南
雲營盤被圍自初三至初十晝夜環攻水洩不通次則黃文金
大股由建德竄犯景德鎮余本檄鮑軍救援景德鎮因石澗埠危

急又令鮑改援北岸沅叔亦撥七營援救石澗埠只要守住十日兩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圍又有捻匪由湖北下竄安慶必須安排守城事宜各路交警應接不暇幸身體平安尚可支持聞人賦園批發還爾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懷紀鴻頗好學否爾說話走路比往年較遲重否付去高麗參一斤備家中不時之需又付銀十兩爾託楮山爲我買好茶葉若干斤去年寄來之茶不甚好也此信送與澄叔一看不另寄奏章 諭旨一本查收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接爾稟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姪讀書有恆爲慰爾問今年應否往過科考爾旣作秀才凡歲考科考均應前往入

場此 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職業也惟爾年紀太輕余不放心
若鄧師能晉省送考則爾凡事有所稟承甚好甚好若鄧師不
赴省則爾或與易芝生先生同住或隨舉山鏡和子祥諸先生
同伴總須得一老成者照應一切乃爲穩妥爾近日常作試帖
詩否場中細檢一番無錯平仄無錯擡頭也此次未寫信與澄
叔爾爲稟告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前奉賜函敬審福履康愉聞潭多祐至爲
慶慰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
浦次第克復奪回九狀洲要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

苗逆復叛占踞數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各軍疾疫大作死亡相屬幾與去秋相等餉項奇絀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姪身體弱適牙齒脫落一箇餘亦動搖不固此外視聽眠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貪安逸不圖豐豫以是報 聖主之厚恩卽以爲稍惜祖宗之餘澤上年恭遇兩次 覃恩已將本身應得 封典貤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伯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太夫人茲將 誥軸專盛四送回卽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榮發厚一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黃告墓之日子姓悉與於祭茲各寄二十金少助祭席之資又參枝對聯書帖等微物略將鄙忱伏乞

晒存左君辦硝之事因採辦諸人在各縣挖牆拆屋紛紛釀成
控案東征局司道乃詳請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添新委員卽前
此給札者亦須一一撤回是以未能照辦但諸人借湊本錢分
途采買因此半途而廢不免吃虧難已函告東局主事者酌量
調劑不令虧本矣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鴻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并爾寄澤兒一函知爾奉
母於八月十九日起程來皖并三女與羅壻一同前來現在金
陵未復皖省南北兩岸羣盜如毛爾母及四女等姑嫂來此并
非久住之局大女理應在袁家侍姑盡孝本不應同來安慶因

榆生在此故吾未嘗寫信阻大女之行若三女與羅婿則尤應在家事姑事母尤可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三女夫婦若尚在縣城省城一帶儘可令之仍回羅家奉母奉姑不必來皖若業已開行勢難中途折回則可同來安慶一次小住一月二月余再派人送歸其陳婿與二女計必在長沙相見不可帶之同來俟此間軍務大順余寄信去接可也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字諭紀鴻爾於十九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挂帆東行

矣船上有大帥字旗余未入船不可誤挂經過府縣各城可避者略爲避開不可驚動官長煩人應酬也余日內平安沅叔及紀澤等在金陵亦平安此諭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寄紀瑞姪左右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人翰

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勸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廕生尚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卽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廕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爲門戶之光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

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

字諭紀澤余於廿五日已刻抵金陵陸營文案各船亦於廿六日申刻趕到沅叔濕毒未愈而精神甚好僞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卽在此殺之由安慶咨行各處之摺在皖時未辦咨札稿茲寄去一稿若已先發卽與此稿不符亦無礙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沅叔要二百分宜先儘沅叔處此外各處不宜多散此次令王洪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皖以後送包封者仍坐舢板歸去包封每日止送一次不可再多爾一切以勤誅二字爲主至囑頃見安慶付來之咨行稿甚妥此間稿不

用矣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字諭紀澤日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信也僞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該酋親供如校對房本誤書殊費目力頃始具奏洪李二酋處治之法李酋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沅叔擬於十一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日內因天熱事多尚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案牘之繁難余將來到金陵卽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鴻自爾起行後南風甚多此五日內卻是東北風不知
爾已至岳州否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廿八日戮
洪秀全之尸初六日將偽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咨余蒙
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批旨尚未接到不知同事
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
不安之至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
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做惰二弊當已牢
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
重酷熱尤須保養身體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廿三日之摺 批旨 尚未到皖頗不可解豈已遞至
官相處耶各處來信皆言須用 賈表余亦不可不辦一分爾請
程伯勇爲我撰一表爲沅叔撰一表伯勇前後所作謝摺太多
此次擬另送潤筆費三十金蓋 亦僅見之美事也得五等之封
者似無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竊 上賞寸心深抱不安從前三藩
之役封爵之人較多求闕齋西 間有 皇朝文獻通考一部爾
試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 幾人平準部封幾人平回部封
幾人開單寄來僞幼主有逃至 廣德之說不知確否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辰刻

字諭紀澤今早接奉廿九日

諭旨余蒙 恩封一等侯太子

太保雙眼花翎沅叔蒙 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雙眼花翎李
臣典封子爵蕭孚泗男爵其餘黃馬褂九人世職十人雙眼花
翎四人 恩旨本日包封鈔回茲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李
秀成供明日付回也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已刻

字諭紀澤初十十一二等日戲酒三日沅叔料理周到精力沛
然余則深以爲苦亢旱酷熱老人所畏應治之事多闕廢者江
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辦尤以爲疚自六月廿三日起凡人
証皆由余發及盤川以示體卹爾託子密告知兩司可也鄂刻
地圖爾可卽送一分與莫偲老輪船行江說三日內准付回另

紙繕寫粘貼大圖空處萬篋軒忠鶴皋及泰州揚州各官日內
均來此一見李少荃亦擬來一晤聞余將以七月回皖遂不來
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二日未接爾稟蓋北風阻滯之故此間十七日大風
大雨蕭然便有秋氣富將軍今日來拜粵談一切余擬明日登
舟乘坐民船不求其快舟中須作周石獄事一摺非三四日不
能了沅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無一刻清淨之時故未辦也其
他積閣之事皆須在船一爲清理到皖當在月杪矣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字諭紀澤余於十九日回拜富將軍卽起程回皖約行七十里
乃至棉花隄今日未刻發報後長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距采
石不過十餘里接奉 諭旨諸路將帥督撫均免造冊造報銷
真中興之 特恩也頃又接爾十八日稟鈔錄 封爵單一冊
我 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戰兢何以報稱爾曹當勉
之矣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舊縣舟次

字諭紀鴻自爾還湘啟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放心今年天
氣奇熱爾在途次平安否余在金陵與沅叔相聚二十五日二
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尚適余與沅叔蒙 恩晉封侯伯門戶太

盛深爲祇懼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爲主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十六日出闈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此囑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

字諭紀

鴻澤

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後初八日至清江浦聞捻

匪張任牛三股并至蒙亳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易開俊在蒙城亦兩面皆賊糧路難通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臨淮而自畱此待羅劉旱隊至乃赴徐州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

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攬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余身尚安癘略甚耳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清江浦

字諭紀澤接爾兩次安稟具悉一切爾母病已全愈羅外孫亦好慰慰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劉松山未到皖南各軍開餉故爾遲遲未發雉河蒙城等處日內亦無警信羅茂堂等今日開行由陸路赴臨淮余俟劉松山到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淮身體平安惟廩念湘勇開餉有弗戢自焚之懼竟日憂灼蔣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卽湘鄉亦難安居思所以痛懲之之法尚無善策楊見山之五十金已函復小岑在

於伊卿處致送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已有一札由伊卿長
送矣惟王叔向按季送偶未入單劉伯山書局撤後再代謀一
安硯之所該局何時可撤尚無聞也寓中絕不酬應計每月用
錢若干兒婦諸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下次稟復吾近夜飯
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醬味美無比必可
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口則足養人試炖與爾母食之星岡公好於日入時
手摘鮮蔬以供夜餐
吾當時侍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
加以肉湯而味尚不逮於昔時
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顏黃門推顏氏家訓作
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
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

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字諭紀

鴻澤

兒余於廿五六日渡洪澤湖面二百四十里廿七日

入淮廿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旱隊廿九日抵臨淮聞劉
省三於廿四日抵徐州廿八日由徐州赴援雒河英西林於廿
六日攻克高鑪集雒河之軍心益固大約圍可解矣羅張朱等
明日可以到此劉松山初五六可到余小住半月當仍赴徐州
也毛寄雲年伯至清江急欲與余一晤余因太遠止其來臨淮
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據
所見隨時質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
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

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字諭紀

鴻澤

今日接小岑信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實深傷悼位西

立身行己讀書作文俱無差謬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豈天意真不可測耶爾母之病總帶溫補之劑當無他虞羅氏外孫及朱金權已痊愈否此間水大異常各營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兩營係羅茂堂所帶二日內尚可不移再長水八寸則危矣陰雲鬱熱雨勢殊未已也邵世兄處應送奠儀五十金可由家中先爲代出有便差來營卽付去滕中軍所帶百人可

令每半月派一兵來此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余託陳小浦買龍井茶爾可先交銀十六兩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邵宅每月二十金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須補一公牘否爾每旬至李宮保處一談否幕中諸友凌曉嵐等相見契慳否氣勢識度情韻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說可以分配茲錄於別紙爾試究之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廿四日接奉 寄諭知沅叔已 簡授山西巡撫諭旨咨少泉宮保處爾可借閱沅叔之病不知此時全愈否余須寄信囑其北上 陛見之便且至徐州兄弟相會陳刻廿四

史頗爲可愛不知其錯字多否幾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曾恆
德無事亦可來營余又有取閱之書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錄
如別紙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字諭紀鴻澤兒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
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
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
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又問有一
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
歐無陽剛之美況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眾長者皆其一無

所長者也。鴻臚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
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
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
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
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
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
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
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
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
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

拘滯愈緊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
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
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
在氣勢上痛下工夫兩兒均宜勉之此囑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福秀之病全在脾虧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
不甚相宜凡五藏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亦極脾虧後
用老米炒黃熬成極醲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尚
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老米否試爲福秀一服此方開生到已數
日元徵信接到茲有覆信并邵二世兄信爾閱後封口交去渠

需銀兩爾陸續支付可也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

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唯余有丁刻史記六套

否

王刻韓文

在爾處

程刻韓詩

最精本

小本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

溫叔帶回震仙借去

震川集

在季師處

山谷集

在黃恕皆家

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

終故深以無恆爲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恆然已晚矣故

望爾等於少壯時卽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

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恆也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字諭紀

澤

郭宅姻事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嘉禮儘可

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至禮成或在廣東或在湘陰

須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
後而後昏期之或遲或早可定而後成禮之或湘或粵亦可定
吾既決計不回江督之任而全眷猶戀戀於金陵不免武仲據
防之嫌是爾母及全眷早遲總宜回湘全眷皆須還鄉四女何
必先行吾意九月間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鄉經過省城時如
吉期在半月之內或爾母親至湘陰一送亦可如吉期尚遙則
紀澤夫婦帶四妹在長沙小住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婚至成
禮之地余意總欲在湘陰爲正辦雲仙姻丈去歲嫁女既可在
湘陰由意城主持則今年娶婦亦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金陵
至湘陰近三千里粵東至湘陰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壻家迎

二千而戒禮於累世桑梓之地豈不盡美盡善爾以此意詳覆
雲仙姻丈一函令產成貴等由海道回粵余亦以此意詳致一
函由排單寄去卽以此信爲定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
十月上旬自金陵啟行斷不致誤如筠仙姻丈不願在湘陰舉
行仍執送粵之說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明年再商吉期可也
鴻兒之文氣勢頗旺下次再行詳示爾母須用伏苓候至京之
便購買余以廿四自臨淮起行十日無雨明日可到徐州矣途
次平安勿念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收到位西先生遺文亦閱過

本月當作墓銘出月親爲書寫仍付金陵交張氏兄弟鈎刻大約刊刻塌印須三箇月工夫年底乃可藏事爾告邵子晉急急返杭料理葬事以速爲妙此石不宜埋藏土中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後於墓之址丈餘另穿一小穴補行埋之亦無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春秋家說序一薄本係託劉韞齋先生在北京城文淵閣鈔出者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以便續行刊刻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茲已取回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營配成全部全唐文太繁而

郭纂徐處有專集十餘種其中有韓昌黎集吾欲借來一閱取其無注便於溫誦也又文獻通考吾曾點過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刑制輿地等門者晉書新唐書要殿本晉書兼取李牟仙送毛刻本均取來以便緝閱後漢書亦可帶來殿本冬春皮衣均於此次舢板帶來此囑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

澤

家眷旋湘應俟接筠仙文覆信乃可定局余意姻期

果是十二月初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畢即

回湘鄉另覓房屋覓妥後寫信至金陵鴻兒奉母并全眷回籍

若昏期改至明年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家婦及四女皆隨母

明年起程黃金堂之屋爾母素不以爲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

自以另擇一處爲安余意不願在長沙住以風俗華靡一家不能獨儉若另求僻靜處所亦殊難得不如卽在金陵多住一年半載亦無不可澤兒回湘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覓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坵起屋卽鱸魚墳蕭祠間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終先志否又油鋪里係元吉公屋犁頭背係輔臣公屋不知可買庄兌換或借住一二年否富坵可移兌否爾稟商兩叔必可設法辦成爾母旣定於明年起程則松生夫婦及邵小姐之位置新年再議可也近奉諭旨飭余晉駐許州不去則屢違 詔旨又失民望遽往則局勢不順必無成功焦灼之至餘不多及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尚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彊者如富人因戒嗇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入本扁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旣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

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
省問徐去金陵太遠也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概咨少荃宮
保處澄沅兩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知爾病三次翻覆近已全愈
否舢板尚未到徐而此間羣賊萃於銅沛二縣攻破民圩頗多
與微山湖相近湖中水淺近郡處又窄舢板或畏賊不欲進耶
馬步賊約六七萬火器雖少而剽悍異常看來凶濫尚將日長
吾已定與賊相終始故亦安之若素文輔卿自京來此言近事
頗詳九叔浮言漸息霞仙雖降調而物望尚好雲仙眾望較減

天眷亦甚平平頃接雲信婚期已改明年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鈔去一閱爾母健飯大慰大慰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茲將邵位西墓銘付回其兄之名空二字爾可填寫交匠人鈎摹刊刻季公墓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尚不如是爾可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刀下無氣則順修逆描全失勁健之氣矣幾何原本序付去照收余十九日覆奏李公人洛李丁迭遷一疏爾可至李公保署查閱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字諭紀澤廿六日接紀澤排遞之稟紀鴻舳板帶來稟件衣書

今日派夫往接矣澤兒肝氣痛病亦全好否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齋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瑞公英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 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尚有數本張公之聰訓齋語莫宅有之申夫又刻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時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卽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懲忿卽吾前信所謂少

惱怒也窒慾卽吾前信所謂知節者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爾病已好慰慰賊於廿九日稍與馬隊接仗其夜卽竄蕭縣初二日竄又漸遠現尚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旣力求寬限以後卽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并非強人所難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特於德業有益實於養生有益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逐增而責任甚重殊爲悚懼

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字諭紀

澤

賊自初三四兩日在豐縣爲潘軍所敗倉皇西竄行

至甯陵又爲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據擒賊供稱將竄湖北不知確否此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除四鎮大兵外尚有兩枝大游兵儘數剿辦但求朱唐金軍遣撤不生事變則諸務漸有歸宿矣澤兒身體復元思來徐州省覲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巡閱地勢現尚未定爾覽不必來如余不赴齊豫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前來徐州侍余度歲可也彭笛仙在糧臺爾常相見否其學問長處究竟何如聰訓齋語余以爲可卻病延年爾兄弟與松生慕徐常常體驗否可一稟及此囑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夜

字諭紀

鴻澤

余近日身體平安捻匪自竄河南後久無消息十九

日之摺頃接

寄諭業經照准明年寓中請師頃桐城吳汝綸

摯甫來此渠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
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
其父吳元甲號育泉者至金陵教書爲紀鴻及陳堦之師育泉
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其子汝綸係一手所教成者也摯甫聞此
言欣然樂從歸告其父想必允許惟澄叔已答應將富圯讓與
我家居住明歲將送全眷回湘吳來金陵恐非長久之局摯甫
由徐赴金陵余擬派差官送之爾可與之面商一切鴻兒每十
日宜寫一稟字宜略大墨宜濃厚此囑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字諭紀澤彭宮保尚在安慶松生陪王益梧去恐無所遇抑別
有他營耶河南吳中丞疏稱豫省情形萬難供職無狀請另簡
賢能 諭旨又催移營現因湖團一案關係極大必須在徐料
理新年卽將移駐河南之周家口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觀隨同
度歲由金陵坐船至清江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余派弁至
清江迎接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季泉無病何必託詞
不來聰訓齋語侯覓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
本中韓文一種爾曾與慕徐說及否明史亦未帶來臘月來營
可將此二書帶來明史卽將陳刻本帶來亦可王氏廣雅疏證

可附帶也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

澤

余明年正月卽移駐周家口該處距漢口八百四十

里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距金陵亦一千三百餘里兩邊皆係陸路通信於金陵與通信於長沙其難一也澤兒來此省覲送余移營起程後卽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爲妥吳育泉正月上學教滿兩月如果師弟相得或請之赴湖南或令紀鴻陳壻隨吳師來余營讀書亦無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兩處住也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將次完竣惟提鎮以下至千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

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出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爾細查武養廉數日卽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爲武職爾試翻尋會典或詢之凌曉嵐張嘯山等速行稟覆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字諭紀澤蔣大春賁到會典五冊明史一冊 國初提督尚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前明有挂印總兵以總兵而挂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 國朝總兵亦間存挂印之

名而實無真印不知何年并挂印之名而去之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水師章程定於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据也

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

字諡紀鴻爾學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弱張則無其掙搏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尚不過旬日焉能取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獄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賡

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

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

帖從前讀書即為熟書總以能背誦為止總宜高聲朗誦

以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

日不過兩箇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

自為主張可也爾毋欲以全家住周家口斷不可行周家口河

道甚窄與永豐河相似而余駐周家口亦非長局決計全眷回
湘紀澤俟全行復元二月初回金陵余於初九日起程也此囑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鴻日內未接爾稟想闔寓平安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
州起程至山東濟兗河南歸陳等處駐紮周家口以爲老營紀
澤定於初一起程花朝前後可抵金陵三月初送全眷回湘
爾出外二年有奇詩文全無長進明年鄉試不可不認真講求
八股試帖吾鄉難尋明師長沙書院亦多游戲徵逐之習吾不
放心爾至安黃後可與方存之吳肇甫同伴由六安州坐船至
周家口隨我大營讀書李申夫於八股試帖最善講說據渠論

及不過半年即可使聽者歡欣鼓舞機趣洋溢而不能自己
到營後棄去一切外事即看鑑臨帖算學等事皆當輟舍專在
八股試帖上講求丁卯六月回籍鄉試得不得雖有命定但求
試卷不爲人所譏笑亦非一年苦功不可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 兗州行次

字諭紀鴻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
恐秀而失之弱耳爾并非下等姿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
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
不致走入荊棘耳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論紀鳴驥後紀澤在清江浦孟發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
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爾雖體
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
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
取在宥二字之訓詰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
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
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
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
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
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

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卻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卽聞河南賊匪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遽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調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勦須俟賊出齊覓余乃移營西行也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字諭紀澤全眷起行已定十七廿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得沉

叔二月十三日信定於三月初間赴鄂履任爾等到鄂當可少
爲停留賊在山東余須留於濟甯就近調度不能遽至周家口
紀鴻兒過安慶時不可輕赴周口且隨母至湖北再行定計爾
過安慶往拜吳摯甫之父種泉翁觀其言論風範果能大有益
於鴻兒否如其謫然可親爾兄弟卽定計請之同船赴鄂卽在
沅叔署中讀書若余抵周家口距漢口八百四十里紀鴻省覲
尚不甚難爾則奉母還湘不必在鄂久住金陵署內木器之稍
佳者不必帶去余擬寄銀三百請澄叔在湘鄉湘潭置些木器
送於富氏但求結實不求華貴衙門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許外
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稍留去後之思

同治五年三月十四夜濟甯州

字諭紀

澤鵬

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竄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

股銳意來東已過汴梁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律肅清余仍當赴周家口以踐前言雪渠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情也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余身體平安告爾母

放心此囑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濟甯

字諭紀

鴻

接爾二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知沿途

清吉爲慰此時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誼美必畱全眷在湖北過夏余意業已回籍卽以一直到家爲安富坵房屋如未修完卽在大夫第借住紀鴻卽畱鄂署讀書世家子弟旣爲秀才斷無不應科場之理旣入科場恐詩文爲同人所笑斷不可不切實用功科六與黃澤生若來湖北紀鴻宜從之講求八股湖北有胡東谷是一時文好手此外尚有能手否爾可稟商沅叔擇一善講者而師事之余尚不能遽赴周家口申夫亦不能遽

赴鄂中道遠而逼近賊氛鴻兒不可冒昧來營即在武昌沅水左右苦心作詩文經策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夜

字諭紀

鴻澤

接爾二人稟知九叔母率眷抵鄂極骨月團聚之樂

宦途親眷本難相逢亂世尤難留鄂過暑自是至情鴻兒與瑞姪一同讀書請黃澤生看文恰與吾前信之意相合屢聞近日精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閏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見其所著櫻花館試帖久爲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一不出閨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姪等

須買仁在堂全稿檉華館試帖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
摺差由京買回亦可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固宜專
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明年
鴻瑞兩人宜專攻八股試帖選仁在堂中佳者讀必手鈔熟必
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讀檉
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爲要對策不可太空鴻瑞二人可將文獻
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旣在鄂
讀書不必來營省覲矣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

字諭紀

澤

鴻沅叔足疼全愈深可喜慰惟外毒遠瘳不知不生內

疾否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
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二家 御選唐
宋文醕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尚駢儷之文故韓柳李
孫四人之不駢者爲可貴耳湘鄉修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
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
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
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
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
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爲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
尤不可也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卽

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
余核過乃可動手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宿遷

字諭紀

鴻澤

十六日在濟甯開船廿四日至宿遷小舟酷熱晝不

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臨淮時困苦倍之吾家門第鼎盛
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厯觀古來世家久長者男子
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
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
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
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

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必須留心於時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嘯至嘯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

鴻澤

在臨淮住六七日擬由懷遠入渦河經蒙亳以達周

口中秋後必可趕到屆時沅叔若至德安當設法至汝甯正陽等處一會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諸事有恆未改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卻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鴻

兒來稟太少以後半寫稟一次澤兒稟亦嫌太短以後可泛論時事或論學業也此諭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

澤鴻

接紀澤兩稟并紀鴻及瑞姪稟信八股兩人氣象俱

光昌有發達之概惟思路未開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余此次行役始爲酷熱所困中爲風波所驚旋爲疾病所苦此間赴周家口尚有三百餘里或可平安耳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卽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間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早間所食之鹽薑已完近日設法寄至周家

口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醬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
常常做些寄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爲重若外間買
者則不寄可也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鴻澤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知鴻兒生男之喜軍事棘手
衰病焦灼之際聞此大爲喜慰九月初十後澤兒送全眷回湘
鴻兒可來周家口侍奉左右明年夏間澤兒來營侍奉換鴻兒
回家鄉試余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卽有齒疼出汗
等患而摺片不肯假手於人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也朱子
綱目一書有續修宋元及明合爲一編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

武漢買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顯者可買一部帶來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

字諭紀

鴻澤

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具悉擇期九月廿日還湘十

月廿四日四女喜事諸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紀鴻於廿日送母之後即可束裝來營自坐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沅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迎至羅山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

成之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十二日續假一月十月奏請開缺但須沅弟無非常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虛與委蛇也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字諭紀

鴻澤

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難任艱鉅已於

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將來請開各缺縱不能離營調養但求事權稍小責任稍輕卽爲至幸欲求平捻功成從容引退殆恐不能卽求免於謗議亦不能也捻匪竄過沙河賈魯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鴻兒尚未回湘目下亦不必來周口恐中途適與賊遇鹽薑頗好所作椿麩子醃菜亦好家中外須講求蒔

蔬內須講求曬小萊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字諭紀澤爾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 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

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
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和盤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
貴於自知不必隨眾口附和也余病已大愈尚難用心日內當
奏請開缺近作古文二首亦尚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數首唐鏡
海先生歿時其世兄求作墓誌余已應允久未動筆并將節略
失去爾向唐家或賀世兄處索取行狀節略寄來羅山文集年
譜未帶來營亦向易芝生先生索一部付來以便作碑一償夙
諾紀鴻初六日自黃安起程日內應可到此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字諭紀澤余於十三日具疏請開各缺并附片請注銷爵秩廿

五日接奉 批旨再賞假一月調理就痊進京陛見一次余擬於正月初旬起程進京余近無他苦惟腰疼畏寒夜不成眠羣疑眾謗之際此心不無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到京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惟以散員畱營維繫軍心擔荷稍輕爾兄弟輪流侍奉軍務鬆時請假回籍省墓一次亦足以娛暮景紀鴻在此體氣甚好心思亦似開朗當令其回家事母耳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余定於正初北上頃已附片覆奏屆時鴻兒隨行二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還湘也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

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此間軍事東股任賴竄入光固賊勢已衰西股張總愚久踞秦中華陰一帶余派春霆往援大約臘初可以成行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質關防畱營自效一片茲鈔寄家中一閱若果能開去各缺不過畱營一年或可請假

省慕但平日雖有譏謗之言亦不乏譽頌之人未必果准悉開各缺耳紀鴻在此體氣甚好月餘未令作文聽其瀟灑閑適一暢其機臘月當令與叶甥開課作文爾膽怯等症由於陰虧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恆弱若能善曉酣眠則此症自去矣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字諭紀澤此間軍事任賴由固始竄至鄂境該逆不得逞志於鄂勢必仍回河南張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當可起程惟該逆有至漢中過年明春入蜀之說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本日摺差回營十三日又有滿御史參劾奉有明發諭旨茲鈔回一閱余擬再具數疏婉辭必期盡開各缺而後已將來或

再奉入覲之 旨亦未可知爾在家料理家政不復召爾來營
隨侍矣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
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圯
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
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此論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歐陽夫人左右接紀澤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
健至以爲慰余自八月以後屢疏請告假開缺幸蒙 聖恩准
交卸 欽差大臣關防尚令回江督本任余病難於見客難於
閱文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仍當再三疏辭但受 恩深重

不忍遽請離營卽在周口養病少泉接辦如軍務日有起色余
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若久享山林之福則恐不能然辦捻
無功 欽差交出而 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家中遇祭酒
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
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
均須畱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
不勞苦不可不謹慎近在京買參每兩去銀廿五金不知好否
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
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此問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 命兩次具疏堅辭皆未
俞允訓詞肫摯只得遵 旨暫回徐州接受關防令少泉得以
迅赴前敵以慰 宸廑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閱文牘而意
中所欲看之書又不肯全行割棄是以決計不爲疆吏不居要
任兩三月內必再專疏懇辭余近作書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
之式前後用橫板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
木爲柱爲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
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兩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
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當作一小者送回以爲式樣吾縣
木作最好而賤爾可照樣作數十箱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計

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托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志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但挂宮太保第一扁而已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紀鴻病請一醫來診鴻兒乃天花痘也余深用憂駭以痘太密厚年太長入而所服之藥無一不誤闔署惶恐失措幸託痘神佑助此三日內轉危爲安茲將日記由鄂轉寄家中稍爲一慰再過三日雖藥續行寄信回湘也爾七律十五首圓通深穩步趨義山而劫氣倔强頗似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

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日詠詭之趣一日閑適之趣詠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詠詭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傳均極閑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余近日平安告爾母及澄叔知之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字謙紀澤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爲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

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踞曰口天門春霆病勢甚重焦慮之至爾信中述左帥密勅次青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忤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闊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敎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當遣之回湘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午刻

歐陽夫人左右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
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爲慮科一
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發體變一結實模
樣十五日滿兩箇月後卽當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
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余精力日衰總難多見
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運卽不吉利余亦不願久居此
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箇一定
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
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
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

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
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
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
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
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
孝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
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
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
足凡事皆從省儉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

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枝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

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
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
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
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古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
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
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怵歲燠
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
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

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愁君看十人
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
嗟憤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
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
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
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
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
之所謂自反而繙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忤所謂養心莫善

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

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曰強安肆曰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怠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

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莊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

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疑之鬼神
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
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
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
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丕顯文王日昃不遑
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
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厯厯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
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
天下計則必已饑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
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

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助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

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文正公家訓卷下終